

[illegible]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子炉の蟹



核与蟹

（日）长井彬 著
申森 译

核与蟹

长井彬 著

中森 译

1203.25
201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GENSHIRO NO KANI

© Tomoko Nagai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核与蟹 / (日) 长井彬著; 中森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133-1290-5

I. ①核… II. ①长… ②中…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2906 号



核与蟹

(日) 长井彬 著; 中森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姜晓倩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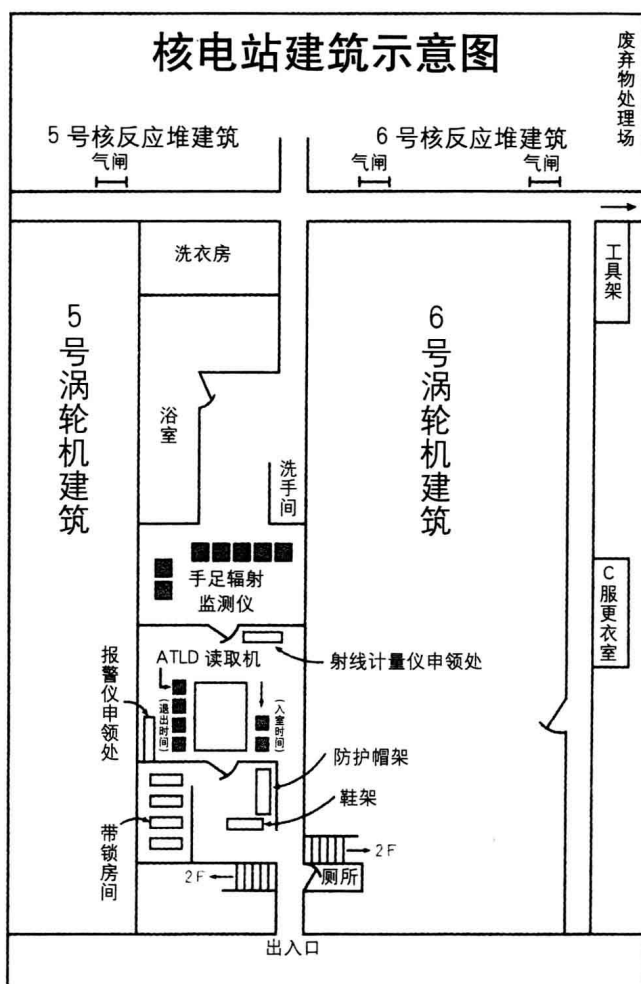
字 数: 142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一版 2013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290-5

定 价: 2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一、失踪
29	二、栗子裂开
75	三、猴蟹大战
108	四、蜜蜂蜇人
171	五、石臼压死猴子
214	六、螃蟹夹死了猴子

一、失踪

不管你信不信，现代也存在所谓的“神话故事”。

九月的凉风穿梭在东京的树林间，抚摸着房总的海滩，那个离奇的“神话故事”就由此拉开了序幕。

从高楼的五层俯视，整齐林立的房屋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拥挤，它们互相争夺着仅有的空间。各式车辆在房屋空隙之间不停地穿梭，厚厚的房屋玻璃隔断了外面嘈杂的声音，让人感觉车子静静地行驶过来、停下又静静地开走，形形色色的人穿行在车辆旁。

“大家说是要节省点精力，可又都好像不工作就亏了似的拼命努力。”编辑委员曾我明发出一声钦佩的感叹声，在窗边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邻座正在辛苦找资料的晚辈佐佐木瞅了曾我一眼，苦笑着说：“你还抱怨啥呀……现在不工作的就只有曾我你啦。”

这是靠近皇宫九层大楼——中央报社东京总社的编辑委员室。自从半年前进行人事调动后，曾我就被分配在这间大屋子里工作了。

他本来是一名奋斗在采访一线的整理部长，大家都传他是由于顶撞了上司才被卸任的，可曾我本人倒是一副看上去毫不在乎的样子。

其他十几个委员都各自负责一定的专栏，每天埋头苦干，只有曾我没有固定的任务，总是优哉游哉地来到报社，浏览下各报社的报纸，还常常旁若无人地夸张地打着哈欠，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编辑局长大出是和他同年进单位的，连主编安藤的实力也略逊他一筹，所以谁也不敢命令他工作。大家都觉得要是惹急了曾我这只盘着的蟒蛇，到时候让它扬起镰刀形的脖子就麻烦了。

“我就是随便说说，也没有不工作啊。”曾我的视线从窗外移回屋内，正要回答佐佐木时，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

“啊？还有人给我打电话？”曾我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注视着那小巧的黑色机器，拿起了听筒。

“喂，啊？原田？呃……是千叶分局的？嗯，不好意思，知道啦，知道啦，是你呀。你那么一本正经地说话我还以为是谁呢。”曾我好不容易想起来了，电话那端的是原田清之，大约三年前曾协助曾我调查过案件的一名年轻记者。

“有事吗？”

“没，也不是什么大事。”原田客气地说道，“当地一家名为‘房总电业’的小公司的社长从三四天前到现在一直没回家，他的家人已向警方报案了。但警察公务繁忙，没有时间一一寻找那些常常离家不归的人，所以警方并没有给予重视，只是按惯例安排人员查探。但是当地报社的一位记者却非常热心地在调查此事。因此，我也决定先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我想请你出面，拜托警视厅让我看看他们管辖范围内的横死者。”

“嗯，明白了，我明天去找找熟人。话说回来，那位社长多大年

纪了？”

“年龄啊？四十五岁，叫高濂胜二……”原田详细地描述了高濂社长的身体特征、服装、携带物品等。

曾我一边记录一边说：“四十五岁的话，已经过了男人拈花惹草的年龄了。不是和女人去哪儿旅行的话，难道是缺钱花？”

“这跟我的猜想不太一样啊。”

“是吗？之前有人揭露过千叶违规选举的事情。对了，从有名的金权选举区选举出来的是种村代议员对吧。他虽然是隶属于农林水产委员会，但确实是电力议员，和关东电力也有来往。如果离家出走的高濂是电力部门工作人员的话，他会不会曾在种村那边当助手进行过收购工作，因为知道真相即将被揭穿所以消失得无影无踪呢？这条思路怎么样？当然这只是我个人一时的想法。”

“这样啊，也的确说得通，我也从这条思路去调查一下。真不愧是曾我啊！”原田钦佩地赞叹道。

“你就别拍马屁啦。都是瞎猜的，我只不过说说我能猜到的可能情况。警视厅那边我先托人办吧。”说完，曾我挂断了电话。大约两小时后，电话铃再次响起，还是原田打来的。

“够神速的啊，已经调查好违规选举事件了吗？”曾我问道。

“不，还没呢。不过社长离家出走案已经有结果了。”

“什么呀，你果然还是改不了办事这么轻率的臭毛病啊。当事人已经回家了吗？”

“没呢，听说因为已经知道当事人所在地，所以他还没回家就已经撤销了搜查申请，但我总觉得很蹊跷啊。”原田被曾我这么一说，似乎很不服气地说道。

“嗯。”曾我也想不明白个中原委。“那位社长在哪儿？”

“听说在北海道。”

“好远啊。去那么远的地方干吗呢？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说是去出差。还没来得及问出差是去做什么……失踪十天后才做样子似的提出搜寻申请，不久后又撤销了，这确实让人觉得有点……连负责此案的人都觉得可疑，可他家人却道歉说是怪自己太轻率就报警了，种村议员也站出来帮着说话了。啊，不管怎么说，是件好事。”

“你说什么？”曾我严肃地问道，“你是说国会议员也帮着说话？对了，你刚才不是说高濑是三四天前失踪的嘛，现在怎么又说提出搜寻申请的十天前他就已经失踪了呢？到底哪种说法才是真的？”

“哎，刚才我没弄清楚，经确认后，确实是提出搜寻申请的十天前就已没有社长的消息了。”

“这么重要的线索一开始就应该告诉我嘛，失踪十天都没人过问啊？如果是失踪两三天，倒是可以理解是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状况，但整整十天不过问是不是有点太不放在心上了？另外，一听说与当事人取得了联系马上就取消了搜查申请，这确实不合常理啊。而且国会议员牵涉其中总是让人觉得事情有点不同寻常。嗯，高濑社长回来后真相就明了了，好极了。明天我去你家玩玩吧，我可闲得慌呢。我家就在津田沼，很近的。”

曾我第二天傍晚就出现在了原田所在的千叶支局。

等待已久的原田记者说：“高濑社长今天还没回家呢。听说是去函馆招人了。”

“招人？”

“是啊，房总电业是关东电力在九十九里滨核电站的一个外包公司。听说不久前公司进行定期检查，因为要进行放射性物质清除作

业及机器修理工作，一下子需要大量人手，必须临时招募几百名劳动人员，可短期内招不到那么多人，房总电业就把目光转向了北海道。北洋渔业委靡不振，劳动力富余，所以高濑社长亲自飞到函馆。据说现在还在那儿积极招募劳动人员呢。”

“以上情况都是谁说的？”

“高濑社长手下的总务部长镰田。碰见他时我直接问的。他还一副不悦的样子说我们把生意上的事拿来当新闻话题，他们感到很为难。”

“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是出差，为什么要提出搜查申请呢？”
曾我歪着脑袋边思考边说。

“就是。于是我进一步询问了相关情况，他却狡辩说因为之前无法和社长住的地方取得联系就误以为他失踪了。”

“无法取得联系？整整十天？高濑社长家应该有他老婆或其他人在吧？”

“嗯，听说他后来娶的老婆和孩子在家，孩子还是个小学生。是他老婆贸然报警要寻找丈夫。”

“真是个笨蛋！高濑先生是什么时候去出差的？”

“十五号。”

“那搜寻申请是何时提出的？”

“二十五号。”

“本人没跟家里人打招呼就去了吗？”

“是啊。”

“他妻子也没有向公司打听相关情况吗？”

“打听了，她给公司打了好几次电话。可公司没人了解情况，她也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其实不仅仅是房总电业，像那种外包公司，

虽然有很多员工，但净是些见都没见过社长的临时工，连事务所都是在九十九里滨核电站附近搭建的一个临时小木屋，业务部门的职员经常不在岗，这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所以呢，镰田总务部长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然你分析得不错，但还是不对劲啊。将近半个月，从来没有跟公司或者家人联系实在有点不合常理啊。”曾我怎么也想不通。

“所以嘛，镰田说昨天函馆那边来电话了。”

“你跟他妻子见面谈过没？”

“那个……因为有别的采访还没来得及。”原田低着头嘟囔道。

“别的报社也在跟踪报道吧，情况怎么样？”曾我皱着眉头问。

“《每日新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暂时失踪，而当地的《千叶日报》^①倒是每天在到处奔波取材呢。实际上，他们早赶在我们前面采访了镰田总务部长。那记者叫京林，是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个家伙。他好像获得了什么重要情报，可能已经在高濑社长家采访了吧。”

“还挺能干的啊。”

“是啊。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点太执拗了。一旦有什么消息，就一定会死缠着非查个清楚不可，他也是我的一个强劲对手。可最近好像因为总被上司责骂，整个人有点蔫了的感觉。”

“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就泄气啊。”曾我似乎在责备京林太没志气了。

“他一直都非常羡慕中央报社。因为像京林所在的这种地方性报社，只要有损地方领导形象的事情，无论是多好的报道材料也会给压下来。我们报社虽然也有这种倾向，但还不至于那么严重。”

^① 《千叶日报》，日文原名为“千叶日日”。与前边的中央报社一样，应为虚构的媒体名。

“是吗？那就好。那事怎么样了？”曾我微微抬头看向窗外。

支局长久保山庞大的躯体挡在曾我不远处的前方，他与邻座的次长正聊着天，还不时地佯装大笑一阵。表面装着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可那豆粒大的小眼却一直警惕地盯着曾我。

很明显，从曾我来拜访时说找原田有事商量开始，他就一直担心报社的这个不速之客是来挑拨是非的。

“头儿就是比较好大喜功。”原田小声嘀咕着。

“不入流的我来这儿，让他很不爽吧。”

“别管他啦。”

“哎，我们还是小心为好。那家伙总喜欢抢占别人的功劳，而把失败的责任都推脱给别人。”

“我知道，就他的为人……”原田笑着说。

这时，支局长跟前的电话响了。次长拿起了电话。“原田君。是《千叶日报》的京林君打来的。”

“什么事啊？”原田站起身去接电话。

京林个子高高瘦瘦的，与矮小敦实的原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由于灯光的原因，京林看上去显得很疲惫，他用忧郁的眼神看着原田。

曾我受原田的邀请一起来到了与京林约定的小酒馆里，原田介绍京林给他认识的时候他感到有点意外，因为在他想象中京林应该是个活力四射、十分干练的记者，而此时眼前的京林却让他感觉虽然二十出头却少年老成，极有城府。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京林额头上青筋突起，似乎诉说着压抑已久的强烈感情。

京林两三杯六十毫升的威士忌酒下肚后，向曾我解释道：“我有

些事怎么也想不开，所以就想找原田一块儿来喝喝酒。”京林说话时露出一口白牙。

“怎么啦？有什么烦心事呢？你看起来神经比较大条，应该抗压能力比我强啊。”原田说完压低声音问道，“还是女朋友的事？”

“笨蛋，她哪是我女朋友啊。”京林说着赶忙看了曾我一眼。

“你就不用瞒着曾我啦，我以前还找他谈论过我喜欢的女人呢。”原田一点也不害臊地说。

“有吗？我怎么不记得啊。”曾我装着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你要是忘了我还谢天谢地呢。对了，你认为这次违规选举事件还会进一步扩大吗？我觉得调查快陷入僵局了。”原田将话题转到工作上。

京林讲述了自己的看法，曾我也适时插嘴讲述了中央政界的一些事情。在融洽的交谈氛围中，初次见面的隔阂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人的酒杯中再次倒满了酒。

在严肃的谈话中也不时地掺杂着笑话，曾我也看出原田是在有意地缓解京林的不良情绪。

但几杯酒下肚，京林的心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消沉。他似乎想说什么事情却又总是欲言又止。

曾我谈到房总电业社长失踪案件，讲述了很多自己处理过的离家出走的案件。这时，京林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开口说道：“既然您已经知道高濂社长的案子，那我就直说了。这案件中的一些疑点我怎么也想不通。”

“什么疑点？”原田问道。

“就是……”京林吞吞吐吐，但还是看着两人的脸继续说了下去。

“我本来想着不管怎么样，都要去高濂社长逗留的函馆看看，于

是昨天就提出了出差申请，可是被拒绝了，虽然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社会部长说没必要将心思都放在中小企业主的一点小纠纷上，甚至为此特意去出差。虽然我知道这并不是部长不重视该案件或是在心疼经费。”

“哈哈，也许是因为种村代议员等人牵涉在其中吧。”原田推测道。

“想想也知道。”京林苦笑着。

“这是本县才有的特殊情况，领导都是说些陈词滥调当借口。”原田有点生气地嘟囔道。

这时，曾我插话了，说道：“但是，你不想就这么放弃对吧？”

“那当然。这事件牵涉到的很多情报似乎都不能刊登在我所在的报社的报纸上。我已经掌握了一些信息，可我想肯定还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每次我要进行深入调查时总是碰得一鼻子灰。但如果像你们这样的全国性报纸能大书特书该案件的话，我们报社为了吸引读者的兴趣，也就不能继续无动于衷，装作不知道该案件而不予以报道了，到那时，我就亲自带上手头的材料追踪报道。我想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了。虽然我知道跟您提出这样的请求很奇怪，但请务必首先在贵报上刊登此事。”

嗯，年纪轻轻就能使用这种高端战术啊！曾我在心里暗暗赞叹。

“我总感觉似乎在利用你们，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但我真的没别的办法了。本来，贵报刊不刊登某些新闻取决于事件本身是否有报道价值，而不是我所能强求的。”

“原来是苦肉计啊。可是如果中央报社率先刊载的话，你作为报社记者的立功的机会不就没了？这也无所谓吗？”

“我无所谓的。”京林斩钉截铁地回答。

“哦，你就那么想报道这件事啊？真是了不起啊。”有点微醉，正在兴头上的曾我听到京林的话，被深深地感动了。

京林受到表扬后害羞起来，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他仰头一口气就喝干了杯中剩余的酒，并连忙说道：“没有啦……哪算得上什么‘报道精神’啊。只是觉得中途放弃心有不甘而已，想让原田君听听我这很白痴的想法。我感觉自己天生就不够达观，一点都不像个男人。我这种试图在别人的庇护之下取得成功的行为是不是有点狡猾啊？”

“那案件怎么样了？”原田询问道，“你不是见了高濂社长的夫人吗？你之前跟我说她打电话听到丈夫的声音，感觉他在那儿过得挺好的，就取消了搜查申请。”

“嗯，见过了。她确实是这样说。不过也许我想多了吧，总感觉她似乎在隐瞒着什么内情。她说话措辞很奇怪，而且看上去惴惴不安的。”

“我也要去会会她。我一直都想问问她为什么自己丈夫失踪了十天都不管不问的。”

“那是因为她想去报警的时候，有人劝她不要这样做。”

“是谁啊？种村？”

“名字就不用说了吧，你也马上就能知道了。”

“难道是因为违规选举正在被调查的人？”

“原田君，”曾我从旁提醒他，“京林君不方便说出来。”

“哦，这样啊。”原田醉醺醺的脸因为羞愧更加地红了，他马上换到别的话题上。“其实我早就预料到这背后有人，只是我想不明白如果有那么厉害的人物在背后威慑着，怎么会让警方介入？况且最开始高濂夫人并没有大张声势地让别人知道啊。”

“问题关键就在这儿。如果不做做样子提出搜查申请的话就会引

起别人的怀疑。好像之前流言飞语到处风传，都有人要投诉了。”

“流言？什么样的流言？”

“可不得了了。不过我只能透露这么多了。”

“嗯，我理解。还有一点，高濂社长为什么要藏起来呢？要去出差竟然连妻子也瞒着，从公司出发直接就去了函馆，真的是去招聘员工吗？让人难以相信啊。我觉得可能只不过是借口罢了。虽然我猜想他与那个背后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观察调查违规选举案件的特别搜查组的行动，也看不出高濂社长会是那案件的关键性人物啊，到底会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所以啊，我就想出差去函馆看看。可是报社不同意。”

“在千叶日报社的高层领导中已经有人了解这件失踪事件的真相了吗？”

“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详细情况。可能只是因为我在调查这件事，背后人物警告过我们报社吧。”

“是啊，因为你去函馆见高濂社长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困扰啊。”

“哎，其实去了也不一定见得上的。”

“要是碰不上面就没有任何意义啦。”

“是啊。”京林随即缄口不语。

“高濂夫人真的清楚自己丈夫究竟是去干吗？”原田怀疑地问道。

“应该大致已经猜到了吧，但她并没有告诉我。总之，你自己先去问问吧。把我刚才说的话暂时忘了，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点，以一种坦诚公正、不偏不倚的立场去见见她。如果那时你觉得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那这件事可能就是我想多了。”

“高濂夫人很会糊弄人吗？”

“倒不如说她是高度警觉的人。丈夫不在家时当然很努力地保